

找到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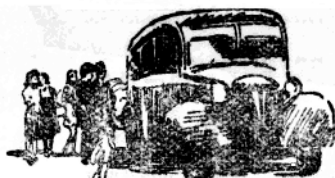
亞·泰慈著



找到的一封信

亞·泰慈 著

靜 明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Я. ТАЙЦ
НАХОДКА
ДЕТГИЗ1949

找到的一封信

崔·泰慈 著
静 明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馆陶道六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张 2 6/7 字数 60,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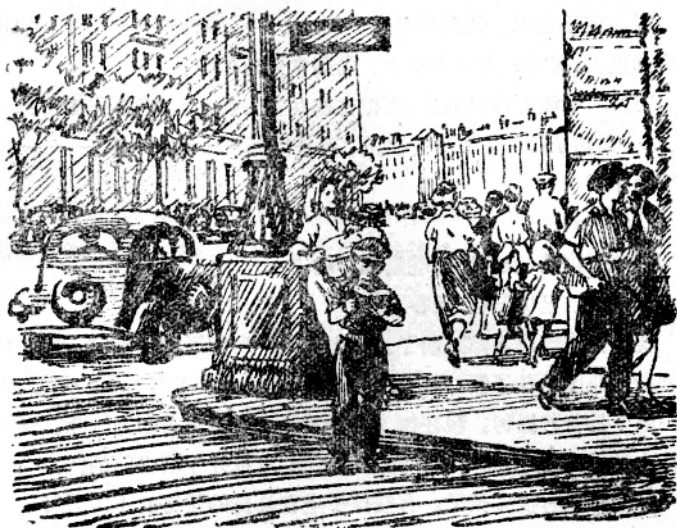
印数 1—11,630

统一书号 R10072·164

定价 (3) 0.22 元

目 次

第一章	好難懂的書名·····	1
第二章	回憶爸爸·····	7
第三章	家庭會議·····	14
第四章	親愛的媽媽·····	18
第五章	早晨·····	23
第六章	現在有人跟您講話·····	30
第七章	途中換車·····	34
第八章	一起去找·····	41
第九章	灰姑娘·····	47
第十章	小休息·····	54
第十一章	這是哪個世紀的? ·····	58
第十二章	午睡時間·····	65
第十三章	維西紀奇人·····	72



第一章 好难懂的书名

我给你们讲讲关于塔妮雅·卓托娃的故事，可是得从她的哥哥辽沙先讲起。因为他比她大一些呀。塔妮雅——她年纪还小，不久以前她才升到二年级。其实，她还应该算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她要到秋天才正式开始念二年级啊。

可是辽沙已经升到六年级了。老师们认为，五年级和六年级是最吵闹、最麻烦的班级。我可不知道！反正，辽沙·卓托夫既不是爱吵闹，也不是难管的学生。

現在他不在家。他到他最喜愛的地方——圖書館——去了。他每天都到那里去，有時一天還去兩次。媽媽常常對他說：

“遼沙，你簡直像只駝鳥，要把書都吞下去啦！要知道，作家對每一個字、每一句句子都是慎重考慮過的。可是你呢——骨碌一聲，——一口就咽下去了。”

遼沙笑着說：

“好吧，媽媽，我再不像駝鳥那樣啦。”

可是他自己仍舊在“硬吞”。

現在他走到圖書館跟前了。圖書館是一所兩層的小樓房。住在紅色玻列斯尼亞區的孩子們，大概都熟悉這所房子。那里有石頭的圍牆，大門……窗下長着菩提樹。現在樹上正開着花，散發着香甜的氣味。遼沙在台階上站了一會兒，聞了聞菩提花的香味，就推開了圖書館的門。

圖書館里有很多孩子。有些孩子坐在長長的矮桌前小聲讀着：

在伊里奇門旁邊

一號門牌里的八號房間……

有些孩子在漆着黃色油漆的借書台旁排着隊，互相翻看着借來的書，交談着：

“這本書很有意思，是講戰爭的！”

“這本書不好：這麼薄！”

遼沙走過來問：

“誰是最後一個？”

當然，他本來可以不排隊就走到前面去，因為他的媽媽是管發書的。媽媽就站在小台子旁邊，高高的個子，頭髮有點灰白，短外套上別着個挂“保衛莫斯科”獎章用的紐帶。

可是，遼沙並不願意不排隊就走到前面去。要不孩子們馬上就會吵

起来：“为什么不排队，为什么不排队！”要是跟他們解釋，說這是媽媽，那也許會吵得更厲害些：“啊哈，講私人关系！”

不，最好还是多站一会儿吧。

辽沙按次序站着，看着四周的白牆。牆上挂着各种標語、圖画、兒童文学作家的照片。他們的臉辽沙都認識。喏，这就是他最喜爱的作家阿尔卡吉·盖达尔。原来他真有个兒子，名叫鉄木兒。辽沙在少先真理報上讀到过他的回忆。很想知道，这个真正的鉄木兒，是不是像書里說的那樣有一群伙伴？

等輪到辽沙的时候，媽媽很快地在狹長的抽屜里找到了辽沙的卡片，輕輕地問：

“家里怎么样，乖兒子？”

“一切都好，媽媽。”

“塔妮雅在干什么？”

“在院子里跳繩。”

“唔，”媽媽大聲地說。“你要什麼書，卓托夫？我看你把圖書館所有的書都要讀完啦！”

“不，媽媽……你記得我對你說過我們小队和阿历克塞·庫茨米奇的事情嗎？我就需要這方面的書。可以讓我在書架上找找嗎？可以嗎？”

辽沙這孩子，只要讓他去翻書，就是不給他吃飯都行。說實在的，媽媽不大願意讓他到書架跟前——他在那兒會把書都翻亂，以後你在原來的地方，連一本書都沒法找到的。不過她还是說：

“好吧，到那里去看看，”她指了指書架。“不過請你都按原來的次序放好。”

“媽媽，你為什麼每次都要這麼說呢！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辽沙往書架那兒走去，媽媽在照料着別的讀者。后来她走到辽沙跟前說：“瞧，已經堆得乱七八糟啦！……”

“等一等，媽媽，我馬上就照原来的样子理好……你知道，我們去做真正的發掘工作了。各种古墓，城堡……”

“你們上哪兒去找这些古墓？我听說在南方草原上倒有很多。”

“为什么？这兒莫斯科近郊也有。阿历克塞·庫茨米奇對我們說的。他在科学院工作，这不是开玩笑的。”

辽沙蹲下来，又乱翻起書来了。

过了一会兒，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書从圖書館走出来。看来，找到这本书很有意思，因为辽沙在半路上立刻就讀起来了。兩只脚在人行道上走着，眼睛却盯着書本。突然間——咚！辽沙碰上了一个也是一边走一边在讀着什么的公民，不过他讀的不是書而是莫斯科晚报。公民說了声“对不起”，后来他看見站在面前的是个小孩子，就抱怨地說：“走路时不要看書，要看路！”

当然，公民的話很对，因为辽沙在拐弯的地方已經撞过一个卖冰淇淋的女人；在警察崗位旁边还差点沒撞在載貨卡車上。

他經過了这些事件以后，好容易回到了自己的家。这是在紅色玻列斯尼亞区的新房子里。

电梯輕輕地嗡嗡响着，把辽沙送到了五層樓。塔妮雅給他开了門。我要給你們講的，正是这个塔妮雅。她長得很像辽沙。她的嘴唇也是翘翘的，眼睛黑黑的，头髮黃黃的。不过辽沙是光头，塔妮雅却梳着兩根扎綢帶的小辮子。綢帶子，——順便說說，——塔妮雅常常弄丟。时常可以听到：“媽媽，你看沒看見我的綢帶子”，“辽沙，你看見我的綢帶子了嗎”。

塔妮雅望了望辽沙帶回来的厚書，开始認着那封面上的难懂的長長的書名：

“核……核……核桃学……辽沙，这个核桃学是說什么的？”

辽沙笑起来了：

“这是一种科学……”

“什么科学？”

“研究核桃的。”

“难道有这样的科学嗎？”

辽沙輕輕地拍拍塔妮雅的肩膀：

“你呀，教授！你在哪兒学会的什么‘核桃学’！你瞧瞧，人家写的是：‘考古学’。”〔注一〕

塔妮雅看了看：

“不是一样嗎？它是干什么的，辽沙？”

“这个对于你們一年級小学生來說还早呢！”

“可是我已經升到二年級了呀！”

“啊，对不起，我搞錯啦！”辽沙說着就走到書桌跟前去了。

在战争以前，这是爸爸的书桌。可是現在一半是塔妮雅的，一半是辽沙的。塔妮雅的一半又清潔又整齐。可是辽沙这一边什么都有！又是鏽鉄片，又是破瓦片，还有拿它买不到任何东西的古錢幣，还有些什么动物的大牙齿——不是狼的，就是馬的……

辽沙坐在桌子旁边，又看起書来了。可是塔妮雅扯了扯他的肩膀：

“辽沙，我們来玩摆号码〔注二〕好嗎？我先叫！”

“沒有工夫，塔妮雅。”

〔注一〕 俄文里的“考古学”念“阿尔赫奥洛吉亞”，塔妮雅不認識这个字，把它念成了“阿列霍洛吉亞”，中間只有一点点不同，却成了“核桃学”的意思。（譯者）

〔注二〕 原名“洛托”，一种游戏的名称，玩的方法是在袋子里摸有号码的小牌子，排在盤子里相同的号码上，誰先排成誰就胜了。（譯者）

“那么玩跳棋吧。我走白的！”

“塔妮雅，我说过，没有工夫。”

“好吧，那么就玩骨牌。”

“塔妮雅，我好像跟你说得清楚……”辽沙刚说开头，这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辽沙拿起了听筒：

“我是辽沙·卓托夫。喂，斯塔西，你好！找到了。这简直是宝贝，不是书……里面什么全有，一切一切……怎么测量，怎么挖掘，怎么掀开泥土。啊哈……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出发了，啊哈……你来吧……回头见！”

辽沙放下了听筒。塔妮雅立刻竖起了耳朵：

“挖什么呀，辽沙？”

“没有什么！”

“不，我知道，你们要去挖宝藏，是吗？”

“就算是宝藏吧，”辽沙说。“不过你把书还给我。没等我转过身来，就把书抢去了！”

“给你，拿去吧，你得告诉我是什么宝藏。好辽沙，告诉我吧！我还从来没挖到过什么宝藏呢。”

“哪有什么宝藏。你怎么啦，塔妮雅！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不，我知道，你不是开玩笑。你故意这么說，我知道。妈妈就要回来了，我要把你们这个……这个……什么……核桃学全告诉她。”

可是辽沙已经听不见塔妮雅的话了。这本厚厚的书吸引着他，把他带到遥远的古俄罗斯的时代里去了……

第二章 回忆爸爸

今天晚上，媽媽偏偏很晚还不回来。塔妮雅站在窗前，望着街上——看媽媽来了没有。可是媽媽沒有来。

塔妮雅从高处，从五層楼上，看得見烟囱，屋頂，楼房，烟囱，屋頂……有些烟囱很高，这是工厂的。太陽在一个烟囱后面落下去了，整个天空盖上了玫瑰色的云彩。从各个工厂的烟囱里冒出了烟，卷成濃濃的玫瑰色烟环，看起来，好像所有的云都是由这些工厂里的烟变成的。

天空变暗了，地面上却一下子燃起了成千上万的灯火，沿街挂着，就好像挂在樅树上的小珠珠一样。拐角上有个發光的大鐘。兩根指針在“9”字上叠成了一支粗箭。

塔妮雅轉过身来望着辽沙。他已經不在讀書，用拳头支着头在想些什么。

“辽沙！呃，辽沙！”

“什么？”

“媽媽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有事耽擱了……”

塔妮雅走到辽沙跟前：

“得啦，辽沙，你不想講宝藏——那就算了，那么你講講爸爸的事吧。”

“我不是已經对你講过一百遍了嗎！”

“爸爸的事，我就是听上一千遍也听不厭。”

辽沙知道——要想把塔妮雅摆脫掉是不容易的。不过他自己也喜欢講爸爸的事。講的时候，一切都会回忆起来，好像爸爸又在这里，在身边



似的。

“唔，好吧。”

他坐在窗台上，用双手抱着膝盖，看着窗外的灯光。灯火很多，它们散布得很远，好像是天上的星星，就跟星星一样地在那春天夜晚的蓝色黄昏中变幻眨眼。

塔妮雅坐在辽沙旁边，紧靠着他的硬膝盖头。

“你在少先队员杂志上读过铁木儿·盖达尔的回忆没有？”

“没有，没读过。杂志上的字太小。我们没有读过这样的字。”

“嗨，你们哪，‘字太小’！”辽沙笑了一下。“你知道吗？塔妮雅，我也想写一篇回忆……”

“写谁的事？”

“这很明白：写爸爸的事。”

塔妮雅說：

“我也……”

“‘也’什么？”

“写关于爸爸的回忆。”

辽沙輕輕地拉拉塔妮雅的辮子：

“你可真有意思，塔妮雅！既然你不記得他，怎么可能写回忆呢！”

“也許我会記起来的！我就来想，想想，就会想起来的。”

辽沙什么也沒回答。

房間里漸漸暗下来了，可是辽沙和塔妮雅，都不想开灯。

“我不知道講什么好，”辽沙开始說，“講孔采沃村吧？可是你又不記得……我可記得，我們怎么到那兒去看奶奶，怎么在那兒过夜，爸爸用小勺子喂你吃果子醬，可是你弄得滿臉都是，蜜蜂都来叮你，你呀——滿不在乎，只用手赶着，叫着：‘还要吃，还要吃！’后来我們大家就到莫斯科河边去游泳，在那里給你洗臉，你晃着兩条腿，使勁地喊叫，爸爸站在河岸上連声說着：‘就这么对付她，就这样，还要，还要！’”

塔妮雅笑起来了：

“他很滑稽，是嗎？”

“噤！他老爱逗人笑！总是开玩笑。后来我們回家了，知道打仗了。可是在那以前我們一点也不知道。”

“唔，怎么样呢？以后呢？”

“没有什么。战争开始了——就是这样。”

辽沙不作声了。怎么給塔妮雅講最初的那些日子，講莫斯科一下子整个黑暗了，好像在皺眉头，講战士們的队伍一队一队地走过大街，唱着雄壯的歌：

人民的战争，
崇高的战争，
开始了。

辽沙記得有一次，他跑到这队伍的后边，有个战士說：“你跟我們一起去嗎，孩子？”“我去，”辽沙回答着，就跟着队伍踏着正步走了很久，还一起唱着：

起来吧，偉大的国家，
迎接那生死的战斗！
願黑暗势力——
法西斯匪徒搏斗。

后来战士說：“回去吧，孩子，去吧，不然可要迷路啦。”战士们走了，辽沙跑回家說：“爸爸，我們去參軍吧。”接着就唱起来：“起来吧，偉大的国家。”爸爸說：“不，辽沙，我先去，然后再考虑你參軍的事。”可是爸爸还是在家里留了好久，因为工厂里不放他走。他本来在一个軍事工厂里做工的。后来連家也不回了，所有的時間都在工厂里，連睡覺都在那里。这叫作战时生活。

可是这一切怎么跟塔妮雅講呢！

“嗯，你怎么啦？”塔妮雅說。

“起来一下，塔妮雅，我的腿麻啦！”辽沙坐得舒服一些了。“喏……就这样，战争开始了。大家开始輪流值班……灯火管制……开始疏散兒童……”

“这是什么意思？”塔妮雅問。

“这就是說——把孩子們帶到离莫斯科远一些的地方去，因为开始有空襲了。每天夜里，簡直就不讓人睡覺。可是媽媽說，她不离开莫斯科，我也說：‘我們不走！’”

“我也这么說的！”塔妮雅說。

“对啊！可是德国鬼子离莫斯科越来越近了。有一次，爸爸忽然从工厂回来了，說：‘我是回来告別的，我要走了。’我們一下子就明白了，——要把他也召集到什么地方去了。晚上我們就到集合的地点——到馬雅可夫斯基广场后面去送別。”

“我也去了嗎？”塔妮雅問。

“可不！爸爸还把你抱在手上哪。我們走着，周圍全是漆黑的！汽車开着，可是看不見汽車，只看見些藍色的小灯。电車开着，可是也看不見电車……就听見人們在喊：‘售票員，几路？’我們到了馬雅可夫斯基广场，爸爸跟我們告別了，他說：‘等着吧，我会給你們写信的，現在离前綫很近，信很快就可以收到。我把軍邮代号写信告訴你們——就这样吧。’”

“什么軍邮代号？”塔妮雅問。

“那时候就是这么写的，这就是地址：多少号——就行了。”

“那么信在哪兒？”塔妮雅說。“沒有信呀。”

“沒有，”辽沙回答說。“可是那时候我們以为会有的。后来爸爸說：‘辽沙，現在你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你得注意。’还說了些別的話。要我幫助媽媽……”

“还有，不要欺負我，”塔妮雅接着說。

“他一点也沒有提这个。我根本就不欺負你。”

“可我也沒說你欺負我呀，”塔妮雅說。“接下去講吧……”

“接下去……完了。爸爸留下了，我們就往家走。忽然間——鳴——！‘公民們，空襲警报。’这时我們离馬雅可夫斯基地下鉄道不远——得往那兒跑。那兒又暖和又亮，就跟現在一样。不过在站台上，就是現在正有人走着的那个地方，到处都躺滿了人——請吧，躺下来睡好了。站台上躺着很多老奶奶，帶着孩子的媽媽。喏，我們也就挤到她們里面去了。我那时

候还小。几岁来着？七岁。还没上学。”

“哎呀，比我还小哪！”塔妮雅奇怪起来了。

“是啊……就是这样。我们坐下了。你一直瞪着眼睛看灯，后来就睡着了，我说：‘妈妈，你睡一会儿吧，我来照顾塔妮雅，’可是我自己也不觉地睡着了。后来我觉得妈妈在喊：‘辽沙，该起来啦。’可是我多么想睡啊！我一睁开眼睛，起初都搞不清在什么地方。我正在做梦，好像没有打仗似的。妈妈说：‘走吧，孩子，警报解除啦。’我们上了自动扶梯，一边想：‘上面，莫斯科不知怎么样了？’我们出来，走到花园大街……天已经亮了，气球也降下来了……”

“啊，这个我知道！就是像鱼一样的，这么大的大气球。”

“对……我们一看，莫斯科一点也没变样！不过玻璃在脚下踩得嚓嚓的响。这是因为气浪……”

“什么叫气浪呀，辽沙？”

“爆炸所引起的气浪……因为空袭。总而言之是因为爆炸，明白吗？”

“什么爆炸？”

“喏，就是炸弹。好吧，后来……我们就走到了我们的胡同里，妈妈忽然抓住我的手喊起来：‘天哪，辽沙，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塔妮雅，就看见我们住的房子没有啦。那就是说，这已经不是房屋啦，简直是一片烂瓦堆。屋顶打穿了，牆塌了，什么都破坏了。”

塔妮雅紧紧地靠着辽沙的膝盖头，耸着肩膀说：

“多么可怕啊！”

“这还有不可怕的！要不是爸爸，要是我们没去送他的话，那我们就全完啦……。”

塔妮雅看了看辽沙，

“怎么完啦？”

“就那么完了呗——就是这样。结果是爸爸救了我們全家。你哭起来了。虽然你才那么小，你也明白房子是炸爛了。連我也哭了。可是媽媽說：‘孩子們，別难过，这还算幸运的，一个人也沒有留在家里。’可是她也流泪了。”

“我可从来也沒看見媽媽哭过，”塔妮雅說。

“可是我，”辽沙說。“也只有在我們得到爸爸的死訊的时候看見她哭过。”

辽沙又不作声了。房間里又黑又靜。只有从下面院子里和街上，傳來一陣陣孩子們不停的欢笑声，电車的鈴声，汽車的喇叭声——偉大的莫斯科的一片慣常的喧嘩。

冬天这种喧嘩声要小一些，可是在夏天，窗子开着的时候，这种喧嘩就一分鐘也不停止。甚至到深夜，假如你起来听听，一定也模糊地听得見均匀而雄壯的喧嘩——莫斯科的喧嘩。

“后来呢？”塔妮雅說。

“后来沒有什么。我們走到爛瓦堆旁边，拖出一些我們能拖出来的东西：爸爸的書桌，這張沙發，你的一些小玩具。后来我們到区苏維埃去了，在一个鄰居那兒过夜，后来就給了我們这所在新樓房里的住宅，……”

塔妮雅說：

“我可知道……我知道为什么爸爸沒有来信。”

“为什么？”

“我知道：因为他写的是旧地址，可是我們已經住到新房子里来了……”

辽沙把手一揮：

“你想得真怪！好像媽媽沒有到过邮局，沒有去問过似的！”

“也許信在什么地方丟掉了。”